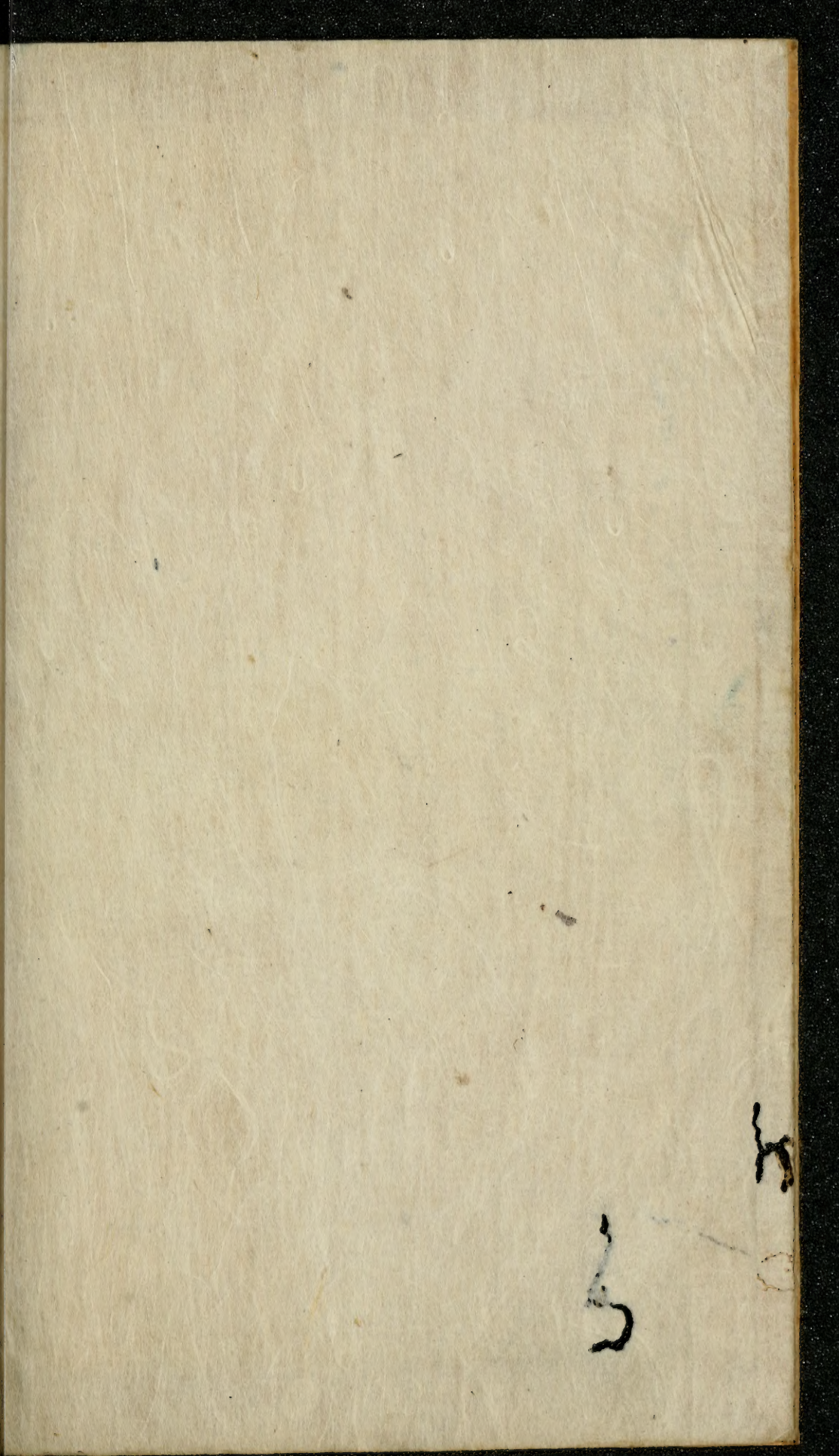


欽欽新書三



欽欽新書目次

第七卷 批詳萬秋 四

李之芳首從申詳

首死從釋

李氏字鄴園

劉時俊首從申詳

首死從減

劉氏字勿雨

盛王賁聞殺審語

三錢殺身

盛氏歸柯亭

毛際可擅殺批詞

一刀斫賊

夜入

孫知縣殺妻審語

憤死圖賴

以下係余象斗
輯公案

丁知縣訟兄審語

病死圖賴

吳推官殺弟判語

殘弟滅侄

范縣令殺嫂批語

貞婦逼嫁

馮知縣佃戶審語

爭水殺婦

夏知縣土豪審語

索債毆人

楊清船工批語

危言拆獄

以下係余象丰
所演小說

蘓院滛僧決詞

壁書發奸

張淳殺滛判詞

三鬼嚇詐

劉通海殺妻判詞

三人強姦

第八卷 批詳島抄 五

譚二經殺妻判詞

冤魂跟追 以下尤荒誕

洪巡按妻獄判詞

鬼告酒棹 殺婢

舒推府僧獄判詞

風吹休字 殺佃

郭子章刼殺判詞

義獮報主

殺客
号青螺

郭氏

曹立規刼殺判詞

靈蛛告兇

殺淫

蔡應榮刼殺判詞

失帽得屍

殺客

樂宗禹刼殺判詞

買水得屍

殺客

項德祥刼殺判詞

聽鳥得屍

殺婦

黃甲刼殺判詞

跟鴉得屍

殺客

第九卷 擬律差例一

首從之別二條

門毆

捉姝奸夫

自佗之分十一條

瘋人
潮淹二

辜限
跌溺

毆兄
兄死

誣別人
失跌

牆壓 壁壓

傷病之辨二條 傷風 傷火

故誤之判二十七條 礪石 中凡 撞木 撞火 掙跌 柴觸 文苑二 母死

中母 手脫 義父 夫死三 疑盜六 乳母 入二 鎔觸 石嚇兒

瘋狂之察三條 別人 毆父 殺夫

謀殺之誤四條 砒中二 堂叔 姦夫

欽欽新書卷之七

河水丁鏞輯

批詳島抄四

李之芳首從申詳

首死從釋

審得李三弟等毆死進才一案在兵丁擅離營伍強掠居民固其自取然受害之家祇得擅殺者也律以絞抵誠法之平但據督撫原行並閱初招俱稱李六狗等毆死况又屍藏六狗之猪欄則六狗為首犯可知後亦未有確證姑坐罪於長年之三弟不得已也至四年十月解赴省城憲臺親審六狗受責之後帶回還監卽斃於原差葉文魁

家雖非獄斃然死於刑杖與死於囹圄一也與律載解審
中送因而病故者準其抵命之例適相符合况原招指為
兇首又不同於餘從可知至於同毆之李五第又以舊年
駁審往返郡城饑餒受病而殂詞內之李兩狗當日張惶
遠遁五年無蹤生死未卜是以一兵丁之死而致李氏閤
門灰飛煙滅幾無噍類揆諸情法卽以六狗准抵進才之命
尚覺法浮於律未有於爰書不合之情也引此而全三第
之餘生抑亦憲臺杞網之仁况事久人亡別無確據心存
知證李得順而得順當時亦未目擊何人下手卽再使嚴
訊經年終為疑獄不如早結重案之為得也伏候憲裁

解曰營兵進才掠財民間為諸李所殺也受責受刑杖也還監自憲省還于本獄也監因原差押領之差使也

解審自本縣擬赴上司之審判也抵命償命也

劉時俊首從申詳

首死從減

審得王明昇之死據初招姚繼信周易共毆於始末負重傷旋因取裙激繼信之怒致繼信拳棍獨毆始殞其命獨坐繼信以抵固已句今繼信嗷嗷委罪周易周易已死似難準憑第範周易一死推之據次招云發解合肥覆審中途過渡失脚誤落水中因以溺死及覆觀周易母施氏投桶並地方原差呈報俱云周易自投水死原卷可查落水

之說原與寔情相左夫水非漲流入非爭渡時非昏暮周易非酒後病中衆人安渡無一人獨誤落水中之理且據初招王明昇死後周易卽慌張自刎得繼信奪救不死今投水而云失脚使自刎時無人奪救亦可謂失頸誤傷於刃乎則周易求死自溺的已如王明昇不死於周易之共毆則周易自是餘人何為情虛懼罪自刎不獲繼以投水必一死而後已乎若云懼累則死豈輕於累者此可疑一也如繼信的以獨毆斃明昇必且為自脫之計私幸周易自刎一則可以抵命一則可以展推一則可以滅口何故向前奪救存周易之身與口以自抵罪乎此可疑二也

解曰取裙校毆之後取裙而易衣也以抵用償命也固已謂但據初招則事理固然也發解謂發遣也合肥上

司所住也

鄉試發解亦以發遣丁京司

投桶投牒之所訴也原差本

縣押去之吏校也奪救奪刃以救之也

失頸二字所照失脚的

已謂的實也懼累恟於係囚也展推猶推諉也

訊中證王成等云王明昇被繼信周易毆後前至地名申

家山帶酒負傷卧倒在地王成呼之蹶然以起口稱毆傷

遂強前至姚繼信家取裙至後毆杏並不見知以理推之

蓋前當兩人共毆之時四手四足叢混交加明昇去時已

負重傷但一息尚存酒力未散故卧能強起去能強來又

數里轉至繼信之家則氣渴酒消不待加毆而斃今云繼信復毆則周易不應袖手傍觀若云周易不在則合本共店出入必同且移屍非一人之力又何次日擡死至信門而易復在其家慌張自刎乎激怒獨毆之詞原係懼拷証服此可疑三也初招旣以繼信擬抵周易擬杖後斷周易出銀二十兩與繼信作獄食之資硃票在卷可查也此蓋初審時已知共毆情的兩罪相當旣不能並生又不忍並殺故緣情生法令一人獨坐一人出資財幫貼之此前問官袞矜意也顧律無幫貼之條大辟非可分之罪周易旣委曲議出而復自尋死不休則當日下手獨重自反不安

亦可推已此可疑四也且周易既以累死延律亦足抵命矧周易實係懼罪自斃復赦絕繼信生路以兩償明昇猶屬可矜似應申請改徒發落

解曰中證中間之證人也雖前謂明昇刀疾前往也至後謂至姚家以後也合本共店謂周姚二人合本錢共設一店也懼拷劫於刑杖也擬抵擬以償命也幫貼猶幫助也累死死於獄也改徒改之以徒配也○按此讞字字明該為民牧者宜熟玩之

盛王贊聞殺審語

三錢殺身

審得魏和乃魏顯科之恩男而魏奇亦魏文衡之廝養也

舊年二月間奇幕市兒為人搬運嫁奩和以十歲幼子應而奇則興夫長每名工錢五文奇私其二僅給三文和之子失去寸紙之卷奇併恠此三文不償和屢索之至五月十八日偶諸道遂與奇鬪一朝之憤勢不並生兩人者均輕七尺於五銖矣乃奇強而和弱和不量力必欲勝之已外於地猶支起相搏解而復合者三鷄肋不善辭拳螳怒尚思張臂所以必至一敗損軀而後已也當場兒童地保萬目聚觀有曾三者持和之網巾報於其妻和妻雷氏親往見其毆態昇歸次日奇過其門和猶向奇索裙彼此悻悻餘憤未消此時和一錢僅存豈能再加手足奇隨散去

和卽于茲夕亡矣毆於十八日而死于十九日非受傷深重何以迅速至此耶初相青紅遍體細簡分寸成痕拳毆之外無他器也對毆之外無餘人也規竇一空抵法允合而竒亦甘心引頸矣愚哉和不忍亡而不忍負竒不倖生而倖勝俱死而無悔者匹夫之勇亦可恫也夫

解曰恩男恩養之子幼子和之子也輿夫長吾東謂之搭軍牌頭也寸紙吾東謂之尺文也晉書云劉伶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伶徐曰鷄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今云鷄肋用此事也螳臂用莊子語也地保猶吾東之里注也網巾因閤而毀裂故持之以報也

怨負偉勝謂本是相閼罪無輕重特一死而一生也

毛際可擅殺批詞

一刀斫賊無故夜入

省得姚才開張歇店之窮氓店中既招有客則水火盜賊
不得不小心提防時夜分忽聞母妻房中共喊有賊才卽
持鋤刀趕至內房黑影內見有人逆揮刀一斫不數武而
倒于地矣燈至知其為防兵李成龍也但防兵所以防地
方盜賊之事原守宿于店門之外半夜撥門而建直至女
婦之房公然裸體并屨不穿如此行運欲為盜耶欲為姦
耶必居一于此矣凡夜無故入人家登時殺死者無論此
律實字字相合縣擬以已就拘執而擅殺之律不過謂入

命至重而殺死防兵之事更重不敢竟終寬釋也至心欲以李氏生情毋論防兵亦不能姦人妻女況氏與婆同寢一炕聞聲同喊又何據而指其為奸乎又云天冷討火吃烟夫取火吃烟當必打門必披衣必拖鞋而入焉有赤身跣足掇板進其內房討火之理若論傷痕本廳親檢咽喉右下斜長五寸而左則無故是橫斫者傷非仰睡而殺者兵丁不能守法自取其死無可歸咎于人也

解曰開張猶排設也鏑刀也李氏姚開之妻也本廳謂本縣也非仰睡而殺者必其苦主之招謂成龍仰面而睡被他刀斫故今以手勢明其不然也

此下六條係余案斗取輯
公案文亦雅馴故錄之

孫知縣殺妻審語

憤死圖賴

繁昌縣張簡狀告為殺命理冤事文存嫁妹雲玉厚匾

百金配與獸親

憤罵語

計生為妻豈惡

豈料不惡人

不務生理

酗酒宿娼孤妹終身仰望反嗔苦諫活活打死夫殺妻

命網常墮地兄痛妹冤情慘昏天上告○計生訴曰狀

告為劈冤事

辦析此冤狀

身妻病故岳母面殮無異

妻母躬行小飲

異事無他

宣奸舅張簡

豈料奸舅也官話以妻之兄弟為舅

捏告打死見身殮

明復催檢屍親人命為奇貨倚妹屍若孤注義見不顧

有傷天和惟知肆奸賈禍乞各取認狀

如吾東有傷身之慘音

認毆罪無傷惡招反坐

惡者訟
反也

庶罪有攸歸屍無枉檢

上訴

審得雲玉係計生之妻而張簡乃雲玉之親兄也計生酗
酒宿娼嗔妻諫阻以結髮而反目固倫教中罪人乎但雲
玉以夫不才有孤終身仰望憤惋而死耳若必曰楚拙而
斃夫誰知之張簡恐妹冤以搆訟計生殊不知計生雖有
宿娼之為必無殺婦之理張簡冤嫁盜則可必欲檢屍正
法則不可也不然向也朱陳今也秦越徒令人嗤笑矣
解曰夫誰指之謂無證保也冤嫁盜謂追討其盜具也
○按甲曰打乙曰病死亦無隣保證明其誣告而硬云

云計生無殺婦之理將云天下無殺妻之獄乎張也首
言厚誼已見貪心隱映有傷風俗印官反云嫁盜宜究
非齷齪語乎咄哉

丁知縣訟兄審語 病死圖賴

德化縣倪達狀告為累死人命事聞王太戶吳魁憤罵為鬼

卒與兄爭界與院庭事田界咬恨半年咬舍也陡今忽於今自斫杉

木安賊黑陷藏物於隱處喝令涕僚威喝其奴捆縛兄縛院建至

伊家幽繫王牢土審中木鎮絕食以木拘繫之捏誣呈縣屈受

非刑受非理之刑生生累死生生無病而係累死獄極大冤枉白晝暗

天哀哀上告○吳魁訴曰狀訴為寃盜燭寃事慣賊滑

賤倪建盜斫墳樹吳氏之墓木憑里獲賊因里中執賊告縣拘審

查因而族監賄保撥其監禁而賂保守之人領出逾月已受放出喉風暴

死與貪無干訟者自稱曰貪刁棍倪達刁惡人飄誣累死忽誣以獄

死死聳台架騙聳動台騙詐不思伊兄在家病故並非在獄

身亾細審細查何為累死乞憐杜禍安民乞防上訴

審得倪建盜斫吳魁墳樹賊出後園彰彰然經里鄰之目

睫者縣拘赴審繫監越信宿而歇家領出逾月病狀瘋食

不下咽大命遂終天乎人也何尤倪達因兄身死遂執為

辭冤稱累死人命殊不知本縣收監非私牢也二日而旋

釋放非滯獄也何為累死然則訟人命者固不若訟賊情

者之為真哉但建既死矣罪無他及魁雖遭訟實係無辜止倪達未安妄告耳

解曰赴審繫監入邑既查而繫獄也殺人雖重此偽也盜杉雖輕此真也

吳推官殺弟判語

殘弟滅姪

銅陵縣周孟桂告狀為姦殺大冤事惡弟孟槐禽犢邪

行淫亂房幃調姦姪婦至稔

惡既稔

恐姪壽春聞知乘伊

染病中通醫人李志洪毒死少年冤斃聞者心酸骨肉

相殘天理滅絕泣懇法寃存沒感恩上告○其壽春明

係孟桂毒死反架罪於孟槐故族長周錫等會通族十八

人明首出口

也自首

連簽狀首為辨究正法事族蠹孟

桂

宗族之大蠹

兄弟寇仇操戈入室先年與幼弟孟格爭財

不知密謀毒死今又席吞幼產藥死格子壽春反陷孟
槐抵罪夫孟槐極無其孤安有殺孤之理孟桂既殺其
父必有殺子之心三代兩父子俱各埋冤一族百婦男
誰不嚼口

猶切

況今田地悉歸伊籍家產盡入伊囊懇

分淑慝扶善鉏強連名上首

判云周孟桂與幼弟孟格爭財骨肉水炭用藥毒死為謀
詭秘室人第擬之而已今又毒殺格子壽春則謀端敗露
矣反捏季弟孟槐與壽春妻通姦串醫李志洪藥死此籠

絡合家一舉而兩利之計也既又造計囑男日勲繼累毒
凡復害壽春子中秋揣其意蓋欲剪草除根耳幸中秋弗
食誤中其婢此天意攸存不絕苦人之後也夫孟桂既毒
父矣胡為而又殺其子殺子甚矣又胡為而欲害其孫據此殘
忍非惟人道所無雖螫蛇猛獸亦未有如此之烈者也擬
以大辟安所辭哉其子日勲仍以同謀律取供

解曰苦人謂枉死之人也○按孟桂殘其弟三世又誤
殺一婢誣告一弟乃以一命償四命其子日勲止用次
律此非法例也

殺一家三人
者凌遲處死

范縣令殺嫂批語

貞婦逼嫁

南城縣胡源告狀為慘殺女命事女壻病故墳土未乾

女誓守志不嫁強盜叔公習十一

叔公謂夫弟

僥圖苟利

也

串誘禽犢公姑

串誘謂慫恿

強除故壻灵位威逼改嫁日

不加飡夜不授被女遭磨滅荼苦莫茹淚剪雲鬢繡帛

寄惡閉門自縊慘死綱常大變聞者心寒弭天上告

批曰胡氏夫病六七年躬侍湯藥甘臭穢而不辭夫亡一

二載獨守灵幃吊形影而自苦乃遭忍毒公姑及無藉叔

公逼其改嫁強除灵位胡氏力不能支苦不可茹遂縊數

十言於帛上剪青髮以遺親閉門自縊從夫地下此貞淑

之氣閨閫之光雖死而猶生者也公姑愚夫愚婦固不足

蔭矧其叔公習十一尚忝青衿乃安逼節婦而死此不為
衣冠之玷乎一門荆棘挺出芝蘭非大為激揚不可

解曰無藉猶無賴也

馮知縣佃戶審語

爭水殺婦

崇仁縣吳蓋狀告為歸究妻命事凶惡金漢霸絕水利

身偏被毆

身自稱

妻林氏情及奔救遭凶毆打破腦重傷

擡回氣絕

昇歸也

陳奇等見證妻遭橫死叩法檢填負冤

上告○金漢訴曰狀訴為冤誣事二十日身與吳蓋爭

水遭毆憎地

忱愜也

李佐勸證

李佐其人

並無婦女在傍次

早稱妻被身打死統集弟姪破屋剗財誑詞聳告痛思

田爭水利隔家二里有餘惡妻瞽病謂吳妻不移戶外半

步豈能飛石入房打死病婦非殺妻圖詐必病危加功

乞究根因超拔乞赦上訴○馮侯兩閱其狀將二犯拘

到親去檢驗林氏破腦重傷是的理合償命金漢錢賄

承行故不延卷不認之故緩覆審欲待馮侯已陞陞遷

又圖翻案○吳蓋乃再催歸結曰狀催為懇供歸結事

爺政無明萬民瞻仰凶惡金漢打死身妻告蒙檢明致

命重傷將經一月未蒙覆審或招豪錢或恐緣左廣大

月久不無奸生天臺指縣指日喬遷窮民卧輟不及乞

賜速供免陷奸計催告

審云林氏以夫爭水而與人廝毆奔出縣寬亦婦人女子
常態耳金漢胡逞凶之甚斃此婦於棍石乎吳佩以孀身
死統族二十餘人蜂擁上金漢之門破屋剗財此亦妄舉
也蓋殺人償命罪固重於泰山而剗財之律亦未可弱如
鴻毛者金漢合就大辟吳佩依律耶拱

解曰吳佩即吳蓋之侄叔母曰孀

夏知縣土豪審語

索債毆人

萬年縣陳中進狀告為磊債殺弟事

層僚疊後
曰磊債

土豪沈

機家財累萬行至蓋都

蓋邑

一力舉四百餘斤自髀小霸

王茅因借債十兩不報磊算此觸帑怒喝僚周蠻乱棍

亂石叢打立時氣絕即今死者銜冤兄弟分開手足義禮

以兄弟手足妻子割斷肝腸極大冤枉望光哀苦光猶照也○沈

機訴曰狀訴為觸冤豁命事豁猶分陳仲昇憤賊害民

一鄉大蠹初一夜潛入室中偷盜則物僭見捉獲是行

打死宣期刁惡仲進飄捏忽誣也磊債殺命誣台誣陷官長

台曰坊思人命罪重宣敢輕犯身止黑夜殺賊未嘗白晝

毆人乞恩詳情超豁上訴

審云沈機以萬金土豪所為不軌今因磊債疊利毆死陳

仲昇乃反以仲昇寅夜入室指賊打死此小人文過歸非

之辭也但人心不昧鄉有公評約黨里地俱稱白地打死

白晝宣行竊之時乎人命重情合擬大辟抵罪

解曰約黨里地約正黨正里保地保之等也

此下四條係余家斗小說類不雅馴
唯其差拘審核之法可考故錄之

楊清艍工批語
亢言折獄

廣東潮州府揭陽縣有趙信者與周義相友善邀同往
南京買布先一日討定張潮艍工艍隻約此日黎明艍
上會至期趙信先到艍張潮見時尚四更路無人踪漸
將艍撐向深處去推趙信落水死再移艍近岸依然假
睡黎明周義至叫艍工張潮方起等至朝飯邊不見趙
信來周義乃令艍工催趕張潮到信家叫三娘子半晌

方出開門蓋因早起造飯夫去復睡故反起遲潮因問
信處孫氏曰汝三官昨約周官人來船今周官人等候
已久三官緣何不來孫氏驚曰三官難門甚早安得未
到船潮回報周義亦回去與孫氏家四處偏尋三日無
踪義思信與我約同買賣人所共知今不見下落恐人
歸罪於我因往縣去首明○其狀云呈狀人周義年甲
在籍為懇究人命事因義與趙信舊相結交各帶本銀
一百兩將往南京買布約定今月初二日船上會行至
期不見信踪信妻孫氏又稱信已帶銀早行乞令杳然
無踪懇臺為民作主嚴究下落激切上呈句外開干證

艍公張潮左右隣趙質趙協及孫氏等○知縣朱一明
準其扶拘一千人犯到官先審孫氏稱夫已食早飯帶
銀出外後事不知次審艍工張潮云前日周趙二人同
來招艍是的次日天未明只周義到趙信並未到附傍
數十艍俱可證及周義令我去催我叫三娘子彼方睡
起纔打開大門三審左右隣趙質趙協俱稱信前將往
買賣妻孫氏在家攪鬧是實謂夫婦相爭其侵早出門事衆
俱未見○四乃審原告曰此非趙信帶銀在身汝謀
財害命胡搶先糊塗來告此事周義曰一人豈能謀
得一人又烏能埋沒得屍身且我家富於彼又至相好

之友尚欲代彼伸冤豈有謀害之理孫氏亦稱義素與

夫相善決非此人謀害但恐先到艁艁工所謀張潮或

便稱我一幫艁一稱言數十隻何能在口岸頭謀人瞞得

人過且周義到艁天尚未明叫醒我睡便有明證彼道

天早出門左右隣並未知我去叫時他睡未起門未開

分明是他阻夫自己謀害○朱知縣將嚴刑拷監孫氏

那二人弱軀難禁嚴刑只說我夫已死我願一死賠他逆

招認是他阻當不從因致謀死又拷究身屍下落孫氏

說謀死者是我若要討夫身只將我身還他更何必究

○朱知縣一明判云當得孫氏脛膺為心耐狼成性妬

夫經紀朝夕反唇而相稽負義凶頑暮夜操刀而行刺
室家變為仇賊戈矛起自庭闈及證出真情乃肯以死
而陪死且埋沒屍首記言以身而還身殺夫之罪是可
忍也大辟之戮將安逃乎鄰佑之證既明凌遲之律挫
當餘犯無干俱應省發發遣于本省○再經府道覆審並無
變異次年秋讞獄請決孫氏謀殺親夫事該本府行刑
有一大理寺左評事楊清明如水鑒梓有識見者孫氏
一宗卷忽然察到

因批曰敲門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內無丈夫

只此二句話察出是艸工所謀再發送巡按審覈時陳

察院方巡潮州府取孫氏一千人犯來問俱稱孫氏謀殺親夫是的孫氏只說前生欠夫命今生死還他陳院單取艚工張潮上問曰周義命汝去催趙信該叫三官緣何便叫三娘子汝必知趙信已死了故只叫其妻也張潮驟聞此詰愕然失對陳院曰此必是汝謀殺是的反陷他妻張潮不肯認發打三十不認又夾敲一百又不認乃鑑起耳拘當時水手一到審問便打四十陳院乃曰汝前年謀死趙信張艚工首出是係

紹云張潮自首言係水手

是正犯

今日係該償命無疑矣水手乃一一供招云此全

是張潮謀人安得陷我後取出張潮與水手對執潮無

言可答乃將潮擬死釋放孫氏

判曰審得張潮謀害商賈埋沒貨財聞見趙信懷資欲往
南京買布孤客月中來一篙撐載菰蒲去四顧人聲靜歟
拳推落碧潭中自幸夜無人知豈思天有可畏至周義為
友陳告暨孫氏代夫證寃汝反巧言如篋貽害孫氏既害
人夫于深淵又陷人妻于死地水手供招明是同謀自首
秋季處決斷疑害命謀財其隣佑趙質等證據有枉各擬
不應更知縣朱一明斷事不明卽擬罷職

象斗按補土去叫三娘子不叫三官人此句詰人皆忽
畧楊評事因此參出遂雪此寃以此見官府審狀不惟
在關係處窮究尤當於人所忽畧彼彌
縫所不及處參之最可得其真情也

蘓按院淫僧決辭

壁書發奸

景泰間德郡一妓李秀奴有嬌態善琵琶常於月夜彈唱聽者無不動情郡中惡少年爭宿焉郡之西有靈隱寺寺有僧名了然素聞其名一日見之頓起慾火歸卽刺字於壁曰但願生從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緣此佛事不理迷戀不休適其結契兄弟號赤虎兒者來見了然告以故引出數十餘金囑為之指引虎兒許諾將銀遞與秀奴秀奴接銀曰萬一事泄不惟奴家含羞那和尚罪將安追我有計假稱身子有病不能接客俟更闌潛入寺宿如此方可掩人耳目赤虎兒回話了然甚喜如

是暮入朝出人無知者後了然衣鉢蕩盡秀奴絕之了然憤怒思欲釐粉乃揭銀一兩托赤虎兒送與秀奴再求一宿秀奴接銀悄悄同赤虎兒潛入寺中與了然宿歇雖有雲情雨態徒勉強相應了然終不滿意是夜四鼓送至西市中街了然怒氣冲心將秀奴一擊而死正在一位客官應襲百戶者旅寓門首了然慌忙走回寺中天明地方卽將其事聞官府主卽差左右將百戶及店主拿來拷問並無因由俱不招認府主思忖妓家爭妬致死者多未可專罪百戶竟以疑獄監候○時蘓巡撫巡郡按其事判云百戶不合宿娼又不合妬殺遂擬

死事畢將起行同年請遊靈隱寺見寺壁間有但願
生從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之句沉吟半晌正欲詰
其情由適了然進茶蘼院問曰壁間之字何人所刺了
然叩頭只云不敢蘼公令巡捕官鎖住解審酒罷三爵
卽起身到院取夾棍將了然拷問了然不得已從實招
認遂解釋放百戶及店主

判以踏莎行詞曰這箇秀奴修行忒愆雲山頂上持齋戒
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
空空色色今何在壁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

按此本東坡所決

見上篇

踏莎行明亦東坡所作

見堯山堂記

余象丰演作小說以為景泰間事非其實矣

張淳殺淫判詞 三鬼嚇詎

湖廣鄖陽府孝感縣有秀才許獻忠年方十八對門一屠戶蕭輔漢有女淑玉年十七每在樓上繡花時見許生行過兩下相看各有相愛生以言挑之女即首肯其夜許生以樓梯上去與女情交雞鳴生欲下樓約次夜又來女曰倚梯不便我已備員木在樓枋員木如轆轤將白木一疋半掛員木半垂樓下汝次夜只攬白布我在上吊扯上來如此往來半年隣舍頗覺只蕭屠戶不知一夜許生為朋友飲酒夜深未來有昶尚明修夜間叫

街見樓垂白布到地思偷其布卡住木魚寂然過去手

攬白布只見樓上有人弔扯上去此僧心下諱疑是養

漢婆娘

行娼者

任他弔上果見一女子僧曰小僧與娘

子有緣今日肯捨我宿淑玉曰我怎肯失身我寧將簪

一根捨你你快下樓去僧卽強去樓抱求歡女怒甚高聲

叫曰有賊那時父母睡熟僧恐人覺卽拔刀將女子殺

死取其簪珥戒指下樓去此日朝女子未起母去看見

已殺死在樓不知何人所謀隣舍有言曰你女平素與

許獻忠來往昨夜獻忠在友家飲酒必乘醉悞殺蕭輔漢

卽赴縣告之○其狀曰告狀人蕭輔漢為強女姦致死

事元惡許猷忠漂蕩風流姦淫無比見漢女淑玉青年
美自百計營謀思行污辱昨夜帶酒佩刀潛入漢女卧
房樓抱強姦女貞不從抽刀刺死劫去簪珥隣佑可證
乞天法斷償命以正綱常含血哀告○此時縣主張淳精
勤任事剖斷如流入甌曰張一色言告狀者只消帶一
色飯食訖卽訟完可歸矣當日準了此狀卽差人拘原
被告省證人等各到○張公先問省證左隣莆若右隣
吳範俱稱莆淑玉在近路樓上宿與許猷忠有姦已半
載餘只瞞過父母不知此有姦是的特非強姦也其殺
死緣由夜深之事衆人何得而知○許猷忠曰通姦之

情瞞不過衆我亦甘心肯認但殺死事實非是我他與
我情如魚水何忍殺之背地偷情只是相親相愛常恐
人知更有甚忤逆之事而操刀殺戮○蕭輔漢曰他認
輕罪而辭重罪情可灼見樓房只有他到非他殺之而
誰縱非強姦致死就是絕他勿來因懷憤殺之且後生
輕悖性子豈顧女子世間與表子先相好後相惡者何恨
非嚴法究問彼安肯招○張公看猷忠頗羨性和非似
亮暴之輩因問曰汝與淑玉往來時曾有甚人樓下過
曰往日無人只本月有叫街和尚常夜間敲木魚經過
○張公密召公差王忠李義分付係二人可密密去如

此如此其夜僧明修復敲木魚叫街約三更時候將歸
橋宿只聽得橋下三鬼聲一叫上一叫下一鬼似婦人
聲且哭且叫曰明修明修我陽數未終你無故殺我又
搶我簪珥我告過閻王命二鬼使伴我來取命僧明修
曰我孤僧慾心似火要姦你不從又恐人捉我一時悞
殺你今簪珥戒指尚在明日將買財帛並念經卷超度爾
女鬼又哭二鬼又叫一番忽然二公差出將鐵鍊鎖住
曰張爺命我捉你嚇得僧如塊泥緊鎖將去李義叔取
禪擔蒲團等物同行原來張公早命二公差雇一娼婦
在橋下作鬼拜嚇出此情次日鎖明修並帶娼婦入見

又搜出明修破衲襖內簪珥戒指輔漢認過的是伊女
揀戴之物明修無辭抵歸一款供招認承死罪張公

乃問許猷忠曰殺死淑玉是此賊禿該償命矣你作秀

才姦人室女亦該去前程

謂削去榮祿之命

今汝便將淑玉為

你正妻收埋供養不許再娶猷忠情願遵依即作文書

申詳提學道

恐許生行虧不盡生負之額故另報于提學

本職審得生負許猷忠青年未婚鄰女莆淑玉在室未嫁
兩少相宜一心合契方期結緣乎百年不意變生於一旦
兇惡僧明修謀而未遂既使鋼刀淫而復貪剥去簪珥傷
哉淑玉死不更夫猷忠誓不再娶今擬僧償命庶雪節婦

之寃留許前程以獎義夫之槩未敢擅便伏候斷裁

韓學道批曰僧明修行姦不遂又致殺人謀去其財決不待時許猷忠犯姦本有虧行止但義不改娶亦有可取蕭淑玉室女犯姦人以為非良不知由許生牽引之故彼雛幼之年失於不知禮法耳至後堅抗淫僧寧殺身而不屈其貞烈昭昭乃見真情何忝於猷忠之正妻乎依擬此繳

劉通海殺妻判詞

三人強姦

雲南臨安府通海縣民支弘度娶妻經正姑弘度嘗問

妻曰倘有人調戲你亦肯從否

調戲謂誘淫

妻曰吾心正言

斥罵之弘度曰倘有人持刀來強姦不從便刺則何如

妻曰吾任從他殺決不受辱弘度曰倘有幾人來拿住

成事不由你不肯謂却如何對他對敵妻曰吾見人

多必先自刎弘度不信過數日故令一人來戲其妻果

被正姑罵去再過月餘弘度謂知友于謨應膚莫譽三箇

人姓名曰拙荆常自誇貞烈倘有人強姦他必死不肯從

你三人為我試之于謨等皆輕狂浪子果依弘度之言

突入房去謨膚二人各執住左右手莫譽尤是輕薄乃

解脫其下身衣裙于謨應膚遂放手站開站休也正姑兩

手得脫即揮起刀來殺了莫譽於是謨膚二人走去正

姑恐殺人有禍又性暴怒不忍其恥遂一刀自刎而死

干謨馳告弘度○此時弘度方悔自錯又恐已妻外家

妻家曰外家

及莫譽父母必有後話乃先去呈明曰呈為強

姦殺命事淫惡莫譽賭嫖輕狂

博戲而輕能

窺度妻經氏有

緬突入卧房强行姦意干謨應膚適有明證經氏發怒

揮刀殺死婦人無膽自刎身亡痛妻貞烈被惡悞命莫

譽雖死尚有餘辜乞追殯銀助度歛喪上呈○時劉知

縣即拘來問先審者證曰莫譽強奸你二人何以知見

干謨曰我與應膚去訪弘度聞其妻在房內喊罵因此

知之劉縣尹曰亦曾成姦否應膚曰莫譽縋入即被斥

罵持刀殺死並未成姦劉尹謂支弘度曰你妻幸未辱

身莫譽已死法無追殞之理弘度曰須一命償一命然
彼罪該死我妻誤死乞法外情斷量給殞銀劉尹着莫
譽家辦出棺木○劉尹去相檢見經氏刎死在房門內
下體無衣莫譽殺死在床前衣服卻全劉尹卽詰干謨
應膚曰你二人說莫譽縊入便被殺死何以屍近床前
你說並未成姦何以經氏下身無服必你三人同入強
姦已說後經氏殺死莫譽因害羞又自刎也將來夾起
左右夾之吾
東謂之周牢並不肯認○劉尹寫審單將二人俱以
強姦擬死干謨乃訴曰非是我二人強姦亦非莫譽強
姦乃支弘度以他妻常自誇貞烈故令我三人去試之

我二人只在房門邊莫譽去拖他強扯其衣服被經氏
閃開持刀殺之我二人走出耶經氏因而自刎支弘度
恐經氏及莫譽兩家父母知情告他誤命故先來呈首其
實意不在求殯銀也說出真情弘度啞口無辨劉尹卽
發打三十○又問應膚曰莫譽一人焉能剝經氏衣裙
汝必二人幫助之後見莫譽有惡意係二人走開經氏
因刺殺莫譽又恐二人再來故先行自刎經氏該旌獎
汝二人亦併有罪二人見劉爺察情如神不敢再說
判曰審得支弘度狐疑成性猜忌立心見妻一生自許貞
節命友三人用試真心膚謨牽制其手足莫譽剝脫其衣

蒙睿謨先出避嫌經氏持刀殲惡先斬莫譽再刎自身身
不染塵理合旌獎莫譽先逞顛狂一朝之事自取應干證
承主使三載之徒宜加弘度陷友于兇誅誤妻于枉死合
正大辟之誅用作多疑之戒

將此案申詳代巡卽依擬批
下將支弘度秋季處決又行

獎經氏賜其扁曰表
揚貞烈人皆快之

[illegible]

欽欽新書卷之八

泗水 丁鏞 輯

批詳萬抄 五

此下九條亦余象斗小說荒誕不中抄錄特以告訴之
狀招認之供其式例可考斯亦存之唯刪其浮蔓焉

譚經殺妻判詞 冤魂跟追

山西大同府朔州有民尤廣廉性多狐疑殘忍猜忌娶妻施巧妹性情活潑言語輕快廣廉遂疑妻與外人有私交持此疑心在內後見妻一言一動更生猜度云此言辭似有情弊此情狀似有掩飾又故推托出外在背地藏身欲捕其姦夫並不見有來往疑端百出而妻以

無心隄防全不知天之疑已然積疑成妬積妬成仇一

日思殺其妻曰今日但有人到我家便將來與妻同殺

等近天晚

也等待

並無一人來家餘起暴性持刀直入房

中望妻而殺妻曰你平公殺我何為

平公言無故

以手抵之

砍斷其手

砍音坎斫也

再一刀從項上斫死乃收拾行李將

門掩閉黃夜逃走○次日隣屋見廣廡大門至午不開

有三四人進去看見殺死施氏在地又斫斷其手衆人

大驚即協同地方

吾東之面任

赴縣呈曰連僉呈為殺妻事

地方充廣廡娶妻施氏年來無異

無別事

今月二十夜不

知何故將妻殺死黃夜逃去

廣因也

劫見閑係人命衆等

恐累理合呈明檢驗收貯立案照提須至呈者○知州
譚經曰逃人命者必出關外命公差姜婉素鎔往北路
去拿二人行三日在關下宿見一店主黃五與個後
生爭店錢黃五曰你與小娘子兩個人怎麼還一個人
店錢後生曰我只一人耶有小娘子黃五曰昨晚與你
同來同宿今日飯後先行何故縣得過後生曰你明是
索騙我店錢懸空說這鬼話二人爭辯要打起來姜婉
私對素鎔曰此人真不是充廣廩也其小娘子是他妻
的冤魂乎取出鐵鍊來扣住曰本州老爺正要拿你你
殺死妻子冤魂跟來要走何去廣廩軟作一塊黃五亦

自驚曰真箇見鬼鎖拿廣廩到州審問一槩招承說他
疑妻與人有姦無故殺之

判曰審得尤廣廩性實孤疑心多狠毒其妻互答抵屬戲
言遂信外交深懷嫉妬點玉上之繩載車中之鬼一刀先
截手腕再劈仍斷咽喉惡氣摩天雖終天而罔極冤魂慘
地每觸地而延隨雖暮夜潛遁將圖漏網乃旅店顯現終
獲凶身可信天理之難欺誰謂陰司之無報汝以疑殺妻
出你必然反汝吾以罪誅汝一死應還一償寘之重刑誰
曰不可

按此判詞純用四六駢體然諸名家又多不必然者

洪巡按妻獄判詞

鬼告酒榷

張英山西人為陝西巡按夫人莫氏在家常與侍婢愛蓮同遊華嚴寺廣東有一珠客丘繼修寓居在寺見莫氏絕美貪心愛之次日乃粧作賣婆帶上好珍珠送在張宅去賣莫氏買了幾兩丘賣婆講話久坐不出近晚莫夫人曰天色將晚你可去矣丘賣婆乃去出到門首復回來曰歇店去此尚遠妾一孤身婦人手持許多珍珠恐遇強人不便在夫人家偕宿一宵明日早去莫夫人之令與愛蓮在下床睡一更後丘賣婆遂到莫夫人床上去求姦謂之曰我是廣東珠客見夫人美艷故假

糴賣婆偕宿今日之事乃前生宿緣也莫夫人以夫去
久心亦喜此遂與交懽自此以後時月往來與之姦宿
惟愛蓮知之○過半載後張英陞知府來家接家眷同
赴任一月晝寢見床頂上有一塊唾乳問夫人曰此床
曾與誰人睡夫人曰我床安有他人睡張英曰何床頂
上有唾乳夫人曰是我自唾的張英曰只有男子唾可
自下而上婦人安能唾得高我且與爾同此睡着仰吐以
試之張英的吐得上去夫人的吐不上去張英再三懇
問終不肯言乃呼婢愛蓮往水閣上去問之曰有何人
在夫人床上睡你必知之愛蓮被夫人所囑答曰沒有

張英曰有刀在此你說則罪在夫人不說則殺了你丟在池中愛蓮吃驚乃曰有個賣婆這半年內常在我家來與夫人同宿是華嚴寺中賣珠客人假稱賣婆惟我知得他人皆不知也張英聽知便思害死其妻又恐愛蓮後有露言乃推入池中浸死以滅其口○本夜張英睡至二更謂妻曰我睡不着要想些酒吃莫氏曰如此便叫丫頭去熱來張英曰半夜叫俺熱酒也被奴婢所議你自去大榲中也本兒取些新紅酒來我只愛冷吃莫氏信之而起張英潛躡其後見莫氏以杌子襯脚也兒向榲中取酒卽從後扶起雙脚推落酒榲中英復進房

去睡有頃刻間諒已浸死故呼夫人不應又呼婢曰夫
人說他愛酒吃自去取酒何許多時不來叫又不應可
去省之衆婢起來尋之不見及照酒榲中齊拜呼曰夫
人浸死酒榲中矣張英故作荒張之狀攬衣而起驚訝
痛悼次日請莫氏兄弟同看人殮將金珠首飾錦繡衣
服滿棺裝貯因寄灵柩於華岳寺夜令二親用家人

親信使用

之家

去開棺將金珠首飾錦繡衣服盡數脫剥次早寺

僧來報張英故意大怒同諸舅往省

妻族謂之舅

但見棺蓋

果開衣歸一空乃撫棺大哭另取粗布衣服飲之因窮
究寺中僧盡來叩頭曰小僧皆是出家之人衣鉢足以

度日決不敢為盜賊之事張英曰寺中更有何人僧曰
只有廣東珠客在此寄居英曰盜賊多是此輩卽是鎖
去送縣○再補狀曰狀告為劫棺冤慘事痛室莫氏性
淑命短難捨至情厚禮殯殮珠冠一頂美玉三件金銀
銀鐲鈿錦繡衣服滿棺裝殯柩寄本寺慣賊丘繼修開
棺起屍剥去一空死骨何罪遭此荼毒冤慘無伸迫切
上告○倪知縣准狀將繼修嚴刑拷打一番勒其供狀
丘繼修曰開棺劫財本不是我但此乃前生冤債甘願
一死卽盡招承認如吾東之署
各以納情張英又以書與洪巡按
令其卽決繼修以完此事方好赴任○洪巡按乃取繼

修案卷反覆看了不覺打盹

目眊也目藏也謂睡也

卽夢見一父

頭曰小婢無辜白晝忽推魚沼死夫人蒼漢清宵送入

酒榲亡醒來乃是一夢○次日予丘繼修予猶拿審曰

你開棺必有夥伴可速報來繼修曰開棺劫物與身毫

無相干若因此事而死定是前生冤業死難瞑目洪院

問曰莫夫人因何身亡繼修曰得聞夜間在酒榲中浸

死洪院驚異乃問之曰我訪得此夫人因失節被張英

訪知推入酒榲浸死今要殺你甚急莫非是與你有姦

乎繼修曰此事並無入知惟小婢爰蓮知之在魚沼浸

死洪院聞得全與夢縣相符知是爰蓮無故屈死○少

頃張英來相辭要去赴任洪院寫夢中之驛遞與張英
看英接讀之不覺失色洪院曰公閨門不甫一當去官
無故殺婢二當去官開棺賴人四賴三當去官更赴任
何為張英跪曰此事並無人知望大人遮庇洪院曰你
自作事人豈能知但天知地知你知鬼知不是鬼告我
我豈能知你夫人失節該死丘繼修奸命婦該死只愛
蓮不該死若不淹死愛蓮則無冤魂來告你官箴亦無
玷醜拜亦不露繼修自合就死豈不全美乎張英不能
答

判曰審得丘繼修販珠賈客蕭寺寓居色膽如天敢犯國

家之命婦狂心若醉妄希相府之好逑張英察床頭之唾
跡爰蓮訴被底之隱情翻思滅醜推落侍婢於池中更欲
誅姦斷送夫人於酒底了環淪沒足為膽寒媼婦風流真
成骨醉故移柩而入寺自開棺以賴人彼有姦淫自足致
死誣之盜賊豈有加刑莫氏私通不正家豈能正國爰蓮
屈死罔恤幼宣能恤民湏後請裁暫停赴任

是秋將繼修
斬首勅官首

勅張英之事治家不嚴
有玷官箴罷職不叙

舒推府僧獄判詞 風吹休字

北京大名府資福寺有一僧海曇往鄉下取苗租其佃
人潘存正與海曇角口曇發性將存正痛打毆血而死

存正之兄存中赴方代巡處陳告○告狀人潘存中告
為人命事痛弟存正鄉農善儒究遭凶惡僧海曇十月
十一日來家取租怒正供饌不豐因致角口曇力大能
拳將正亂打卽是毆血十三日身死鄰里周才等可證
乞委廉檢驗誅惡償命生死含恩哀告方代巡批曰仰
該府刑官詳問解報○僧海曇亦去訴曰訴狀人僧海
曇年籍在牒訴為圖賴事貪僧孤零守法本分因佃潘
存正積欠苗租十月十一日往家取理正在病危並未
出見豈惡謂豈料竟惡如此潘存中欺僧善弱海僧之惡善孤弱罵逐
寺門今存正病故與僧何干反行圖賴縣捏人命乞予

驗有無傷害淫渭得分仍乞追苗租寺門有主叩訴方
代巡批曰該府刑館併門○時徐潤為大名府理刑蒙
代巡初批此杖來問甚是處心思審出真情以朮知於
代巡見他有能能要現人犯拘齊日即發牌去檢驗時原
告潘存中被告僧海曇干證周才排年胡卿等都到屍
場候審命仵作等撞開棺木取屍檢驗只是一空棺並
無屍身○潘存中云小的身即存正被僧海曇打死是
的徧體重傷他恐檢出真情難逃償命故生許偷死以
作疑獄思連累衆人緩被死罪望老爺嚴刑研究下落
死寃得雪○僧海曇執曰潘存正因病身故存中欺心

懸空告貪僧打死今恐檢出無傷故自行偷屍以掩圖
賴之罪不然棺柩近伊門首必有人守護况資福寺到
此有五里程道偷屍豈無人見伏乞老爺洞察便見存
中圖賴之情○舒公乃問干證曰此事原由如何好從
頭道來周才等曰那日存正與海曇在家廝打存中來
相助小的在外只聞鬧聲及去勸解海曇已走出門外
後過三日存正身死是的其偷屍乃暮夜行事不知是
誰○舒公曰既有打必有傷海曇身敵二人又能脫身
走出也是能拳故打着存正致命此屍是海曇偷矣遂
命夾起來獻上一百不肯認後乃解夾棍

吾東之
周宰

海曇

執曰邢日只與存中爭鬧並不交手焉能傷其身若果

有重傷次日何不早告報辜

發告以考其辜限

今貧僧正願得

屍若得此屍一檢驗有傷小的即死也無冤舒公將存

中亦夾亦不肯認又執四方居民來問皆稱不知誰人

偷屍○舒公不得此事明白納悶而歸從資福寺經過

天已近晚遂入寺暫宿待次日方面在法堂上坐定忽

空中飄一張狀紙來中間只有一休字舒公轉加疑惟

乃起祝伽藍曰今敬禱神明祈求靈筭

字典備考筭音稿○擲筭所以

也決其休咎倘他訟當休息得聖筭或我官當休罷得

陽筭抑或死者陰魂不肯休得陰筭把兩筭擲下果得

陰善舒公自思曰原來陰魂不肯休然尋不得是屍難
咥此僧償命此夜著意思量睡亦不寧○次早起未散
步觀望間見二門外二樹蒼老枝幹奇矯曰休字明是
人字傍放一木字敢莫人在木傍乎遂下閣步至二門
外兩大樹下見石傍樹下有一塊土痕尚新命手下人
掘開掘至三尺果見一屍取將出來拘存中認之存中
泣曰此正吾屍屍也不料此賊僧偷埋在此卽將檢驗
果有致命傷痕僧海曇知事情露出百口難辯乃供招
認死

判曰審得僧海曇未明五蘊肯滅三嗔索佃戶之租何須

罵詈嫌飲饌之薄遂致毆傷十一日毆傷十三日身死懼
檢驗之見傷謀偷屍而另葬天怒之而風來休字神憤之
而箬擲成陰古樹傍掘出屍首檢場內驗明傷痕雖百口以
何辭合一死以償命情真罪當決不待時

解曰五蘊者般若心經註云質礙曰色苦樂曰受緣慮
曰想遷流曰行分別曰識五者皆能蓋覆真性封蔀妙
明三嗔者釋典云一非理嗔二順理嗔三爭訟嗔

郭子章劫殺判詞

義候報主

建寧府花子陳野弄猴抄化

也行乞

積銀四兩在水西徐

元店內秤有轎夫徐起瞧見跟至水西尾僻處將陳花

子打死去屍于山經樹叢中猴跳於山起搜銀回訖並
無人見越二日龐軍門陞官過達寧城內大小文武官
負轎四十餘乘絡繹往水西去迎時有推官郭子章號
青螺係江西泰和人辛未科進士居官清正才高識敏
屢辦疑獄案無積牘故建寧屬下皆稱為郭白日此時
亦往水西去忽一猴從山而下四顧瞻視見郭公過時
去扯住轎槓侍從以荆條打之死夾不放郭曰我令二
公差跟爾去猴卽放轎上山二公差跟去見一死屍回
報曰此猴引至山路邊樹叢中有人謀死一屍身郭曰
果有此冤事猴又來到郭密囑二公差曰汝二人在此

借一小幔轎將猴鎖住密擡入衙去喂養勿使外人知之亦勿說出見屍事汝若漏泄各打三十板後數日郭公謂同僚曰衙中有一把舊交椅積有灰塵我用鷄尾帚柄打去塵椅能言曰勿打我但問甚事我問之曰我當做到甚麼官止椅曰官至禮部侍郎我又問曰我某年死椅曰不答又打之椅曰我言福不言禍言生不言死言人善不言人惡又問曰我子幾何椅曰五子三登科此物真奇怪也後十三日有好事者驟羣結黨入府衙看椅言人拜聞於私衙郭公囑家僮曰小項百姓來看打椅若見人填滿府堂可密放此猴在我身傍來郭

卽升堂令皂隸置猴肩上於堂上下左右廊周行一匝
猴只四顧審視至大門邊一人抵腰俯首躲在人叢後
猴見一跳去去將其人亂扯皂隸卽扭此人上堂其人
嚇得面色蒼黃郭公曰汝何謀人於水西山路且供出
謀得銀若干其人只得供曰小人是驕夫徐起所謀得

花子陳之野銀四兩

猴卽象号跳躍而死埋於
陳花子墳傍立義猴亭

郭公判曰徐起奔走小徒廝憐下賤見陳野露財店內遂
起狼貪操兇器水西道中輒行狙擊不恤丐乞之銀絲毫
積累得之抑何難乃敢利人之有害命攫金愍焉而不畏
是可忍則孰不可忍此而為將無所不為若非畜物知恩

誰挾轎而訴枉亦是天道有眼託打椅而得兇謀財而見其賊害命而得其實斷之以死誰曰不宜

曹立規刼殺判詞

靈蛛告兇

山東兗州府巨鹿縣有民鄭鳴華家財殷富止生一子名曰一桂美丰姿未娶年至十八其對門杜預修家有女名曰季蘭性淑有韻亦延至十八歲未曾適人鄭一桂驀見其顏千方百計得與通情季蘭每夜潛開猪門引一桂入宿又經半載而家父母頗知之季蘭後母茅氏在家攪鬧以後閑防甚密然季蘭心向一桂怎能防得一目茅氏往外家去其夜一桂復往季蘭曰我與爾

相通半載已懷三月孕矣你若遣人來議婚諒我父亦肯縱有他人肯娶我者妾既事君決不改節鄭一桂欣然領諾一夜叙情綢繆雲雨到五更早季蘭仍送一桂從猪門錯出適有屠戶蕭聲早起宰猪見之密從猪門挨入去見季蘭在偏門邊倚立向前逼之求歡季蘭曰你何人敢這等膽大蕭聲曰你養得一桂獨養不得我季蘭哄之曰彼要娶我故私來先議若他不娶則後日從你無妨卽抽身走入房去鎖住門蕭拜只待走出心中熱躁自思曰彼戀一桂怎肯從我不如明日殺了一桂使佗絕望必得到手次日一桂又往季蘭家去行到

猪門邊被莆聲突出殺之並無入見次早鄭鳴華見子

被殺不勝痛傷只疑是杜預修所殺遂赴縣○告曰狀

告為訊殺事棍惡杜預修因揭借不允

謂借財不施

致懷私

忿故將女季蘭誘男一桂入室成姦逼勒銀兩醜謀不

遂完刃殺死切思陷人成姦挾仇殺命伊女獨生我子

冤死套哄謀深滅嗣情慘懇乞律斷償命生死銜恩○

杜預修訴曰狀訴為冤誣事修與鄭鳴華並無宿隙伊

男被殺不知何人捏身

誣捏也

教女誘姦稍有人心肯行此

計伊稱勒銀有何證見飄誣人命冤抑可憐乞天劈

誣淫渭得令叩訴○朱知縣拘來問鄭鳴華亡兒一桂

伊女李蘭有姦是的李蘭囑我兒娶他身不肯允其夜
遂被殺死此必凶兒復往他家故預修殺之倘非彼殺
更有誰也○杜預修曰女兒與一桂有無姦情我並不
知縱求嫁不允有女豈無嫁處必要強他皆是砌虛之
辭望老爺詳察○朱知縣問李蘭曰有無姦情是否誰
殺惟爾知之可從實說來李蘭曰先是一桂千般調戲
因以成姦他先許娶我後我願嫁他皆出於真情曾對
天誓過其通姦已將半載向來殺死不知是誰妄實不
知○朱知縣將杜預修夾起不肯招認又將李蘭上了
夾棍

吾東謂
之周牢

李蘭心思一桂真心愛我他今已死幸我

懷孕三月倘得生男則一桂有後若受刑傷胎我生亦枉遂屈招曰一桂是我殺死未知縣曰是你情人何故殺之季蘭曰佗悔不娶我故殺之未知縣曰你在室未嫁則情夫如同親夫始為以室女通姦終為以妻子殺夫淫狠兩兼合應擬死再過六箇月生下一男○過了半年察院曹立規出巡到府夜閱杜季蘭事一宗文卷忽然一大蜘蛛從樑上墮下食了卷中幾字復漸上去曹院心下疑異次日卽審這起事季蘭曰妾與鄭一桂私通情真意密怎忍殺之只為懷胎三月恐受刑傷胎故屈招認其實一桂非妾所殺亦不干妾父之事必外人殺

之使妾枉屈償命曹察院曰你更與他人有情否季蘭
曰只是一桂更無他人曹院心疑蜘蛛之事意必有姓朱
者殺之乃曰你門首上下幾家更有甚人可盡報名來
鳴華報上數十名並無姓朱者只內一人名莆聲曹院
心猜蜘蛛亦名蛸蛛莫非此人乃令公差去拿莆聲來
公差到莆聲忽然迷茫曰罷了罷了當初是我錯殺你
今日該還你命鎖得到院莆聲一槩承認

判曰審得鄭一桂係季蘭之情夫杜季蘭乃一桂之表子
往來半載三月懷胎圖結姻緣百歲偕老偶被莆聲所遇
便起分姦之謀恨季蘭之不從將一桂而暗刺前官罔稽

竇延誤擬季蘭於典刑今日訪得真情命斷蕭聲以償命
其餘省發正犯收監

蔡應榮刼殺判詞

失帽得屍

蔡應榮弘治間進士年十九歲初仕陝西臨洮府河州
縣知縣發奸摘伏明斷如神一日坐晚堂忽然風起燭
滅頭上失了紗帽疑是手下人侮弄他及問左右相顧
驚愕不知所對乃限在衙人役三月內要跟尋此紗帽
下落如不尋着各加責罰次日公差魏忠出北門去勾
攝犯人緣難城二里地方大坪路旁梨樹下有紗帽即
檢回報知蔡公卽命魏忠引路親擡轎去省令左右掘

開梨樹下見有一死屍頸上傷一刀痕蔡公卽時拿得
梨樹左邊地主陶鎔鄒七右邊地主梅茂梅芳四人到
官審問陶鎔等曰小的俱良善百姓那敢謀人况自己
園地日夕往來若有虧心事豈敢埋冤魂

虧心猶
意

皆叫

屈不肯認其夜蔡公密召曾啓魏忠等十六人來囑付
曰我給汝等四面白牌明早一開城門你分作四門出
各執一面牌於離城三里外等候但有出城者都要拿
來次日午後又命在衙早候各領幾名各背地索他銀
許私下放他如有肯出銀者卽來稟與我知時各皂校
都依命賺索銀兩曾啓亦領得五人內有開店人丘通

肯出銀五錢求私放他。魯啓留他晚飯，卽先來報蔡公。令二公差拿住，曰：「蔡爺正恐你走，及鎖來見蔡公。」已坐堂久候，燈火明亮，刑具安排，人聲悄靜，似好間。王殿一敕蔡公，喝曰：「你謀死人，埋在梨樹下，我已體訪得實。你今夜何故反思逃去？好從頭招來，免受拷打。」丘通只得從實供出，曰：「前月初十，有一孤客帶銀三十兩，在店借宿，不合將他謀死。黃夜將屍埋梨樹下，其銀埋在房裏。狀脚下委的是實。」蔡公令公差押丘通去取銀三十兩，擬丘通以謀財害命之罪。

申按院曰：「審得丘通招商作活，開店營生。前月初十，延晚

遠客一人獨來見其金多適有朵頤之態欺其身獨

孤單也

輒行害命之謀肆惡夜中不思天理可畏埋屍樹下自謂
暮夜無知寃魂逐雨以悲啼惡氣隨風以浙瀝吹去烏紗
非是登高落帽縛來逋客果是誰人正亮真賊依然俱在
孤客今已雪寃獵人於家自作之孽殺人者死速即有刑

樂宗禹劫殺判詞

買瓜得屍

樂宗禹浙江處州府龍泉人登成化丙戌進士歷官至
徽州府知府公平廉察遠近咸服一日公子病篤思食
西瓜卽令公差黃德去買德直往水北橋去會有周繼
生者挑一擔瓜來黃德見擔內一瓜大如桶青如玉世

間異物瓜中之王將五令銀買入衙去樂爺見那瓜生
得異常熟視之覺有啾唧之聲心疑其怪卽叫黃德去
都挑入衙來樂太府問曰你瓜如何這等大這等精采
繼生應曰瓜園連年出一瓜王這箇還未大園內尤有一
箇更大些樂爺卽叫轎夫擡往瓜園果見瓜大異常覺
那瓜有鼓舞之狀心益疑之卽叫差人黃德李二掘下
去看有何物二人掘下二三尺見一死屍頭腦一刀痕
心窩刺一刀面上腥紅而屍不朽樂太府卽叫差人將繼
生鎖住帶入衙來喝曰你敢謀殺此人該得何罪好好
招來繼生被打被夾只叫冤屍死不肯招樂太府曰旣

不肯認也罷也罷府內城隍為一府之靈我和你去打
城隍若是聖筭卽是你謀死若是陰筭陽筭與你無干
去到城隍內焚香禱祝隨擲一筭卻是陽筭又筭還分作
八字樂府自覺這筭分作八字莫非楊八謀死信空說
你邊有人叫楊八否繼生應曰鄰園瓜卽楊八的樂府
卽差人去拿楊八楊八心虧魂不附體一時拿到樂太
府曰你好大膽瓜園死屍是你殺死殺人者死何說之
辭好好招來楊八只得實招曰去年八月十五日湖廣
販棗客人張中興在我家歇我見他皮箱有銀將酒灌
醉半夜三更一刀刺入心窩只叫一聲而死遂擡在繼

生園內去埋樂太府問得明白一面寫文書申上司兩院

判曰審得楊八謀死湖廣客人張仲興謀財害命事天之物惟人為貴律之所設人命為先痛此客人奔走江湖何期死於非命狠哉楊八希圖財貨置彼死於無辜三更灌醉持刀刺入心窩半夜扛擡將屍埋於瓜地使佗父子不相見狠子斂心俾彼產業盡消止蛇惡蝎毒心不肯甘鬼神為你除奸賊死奚瞑目英靈變作大西瓜草木為之淒慘人人得而誅之謀財害命死有餘辜依律按刑罪當大辟

項德祥刼殺判詞

聽鳥得屍

南京大平府董知府盛同知鍾通判同推官項德祥在
慶元寺講鄉約有一鳥皎身黃尾飛立寺簷上聲聲只
叫好好董太府以下咸云吉祥項推官曰諸公祇聞好
其聲不察其衷鍾通判曰老犬非公治長之識鳥音何
以知鳥之衷情項推官曰此鳥雖連聲叫好然其音悽
慘董太府三位復靜聽之其音果悲哀慘切項推官因
立而祝鳥曰我命趙豹蘓蓋二公差跟你前去有甚冤
情領他拿來其鳥遂飛去趙豹二人跟之高處望見鳥
在三寶殿左邊僧舍中立少頃飛下僧舍外一矮屋去

不復飛起趙豹下尋乃是東廁並不見鳥踪影二人回

報項推官卽命左右於東廁中掘開掘及三尺取出一

婦人綠衫黃裙傍有個四五歲的兒子項上俱傷刀痕

項公問三寶殿左邊僧舍是誰所居住持答曰是晴雲

禪房卽拿晴雲到問曰你連殺子母二命埋於廁中有

何緣故晴雲抵賴將來夾起

夾者左右扶棍也
吾東謂之周牢

又不肯

認乃晴雲左右房二僧來問亦互相掩飾不肯招實

項推官喝令夾起二僧曰前月有寡婦馬氏抱一兒子

來寺許願晴雲頓起淫心哄入禪房要行強姦寡婦不

從先殺其子又殺寡婦私埋東廁並不干我二人之事

晴雲見二僧證出真情不能掩飾只得認曰我一人害
了二命寃積當還項推官卽放了二僧擬晴雲梟首
判曰審得僧晴雲幸嫠婦之來寺頗起姦心入禪室而行
強渾忘佛戒痛罵氏能勵冰操恨妖禿橫加霜刃此而可
忍孰不可忍香魂殞廁中而不染迹魄化禽鳥以鳴寃劫
劫情悲抱慘死之恨哀哀叫訴含不白之寃念茲烈婦之
魂可違堯僧之殺宜正典刑用懲來者

黃甲刼殺判詞

跟鴉得屍

山東青州府有一客賁張恩帶銀百餘兩往北京行了
半月路遇馬夫名李立前來叫聲曰客官要僱馬否張

恩遂催馬前行未及二里見一童子手執一鴉悲哀可
憐張恩遂買之旋卽放生李立見其包中有碎銀十餘
元有鋪銀二三錠鋪串也遂生心曰銀包裏有許多銀子
這皮箱內不知還有多小因跟他前走到一深林四邊
寂寥杳無人踪遂從背後飛打一棍中其頂腦張恩跌
落馬下頃刻而死李立抱他身屍埋在林中將皮箱併
銀包盡行取去踪跡甚密人莫知者次日清晨本縣知
縣黃甲正坐堂時忽見一鴉在簷前哀鳴不止悲哀悽
慘知縣心動因命手下曰省這鴉聲悲慘莫是有大冤
否鴉卽叫聲愈慘知縣因差一皂隸趙保跟隨鴉去待

有下落回報鴉飛一二里卽停宿路傍以待趙保及走上二十里見一深林鴉卽飛入林中掘一新土堆上大聲悲鳴趙保旣見土堆隨走回報其說一番鴉亦後集庭前點頭哀噪知縣曰此是冤魂不消疑了

不須疑卽叫手

下人立時起行一彪人馬知縣同到深林掘開土堆只見一屍埋不多久有一馬鞭同埋在旁蓋李立埋時慌慌忙忙不知墮落馬鞭在此知縣命人取馬鞭隨卽回縣清夜焚香祝告天神俄而就寢到三更時候見一人顏色憔悴被髮號泣因前跪曰小人冤家非桃非杏非坐非行言畢放聲大哭起身而去知縣卽起整衣危坐

躊躇思忖未得情由比近天明卽出坐堂隨分付左右
將深林附近人家亂拿數人來差人領命前去未到深
林三里有一街坊名曰平豐街只有十餘家人烟家家
有馬出催差人卽亂拿三五人到官知縣問曰你這一
千人俱作何生理衆皆應曰趕馬為生知縣曰你旣以
馬催人何得害人性命謀取財物衆又應曰不敢為非
因說我們雖有馬出催皆輪流日子知縣曰旣輪流日
子可各將姓名一一報來衆因通報姓名知縣看姓李
立名字悟曰昨夜之夢應矣非桃非杏乃李也非坐非
行乃立也隨卽差去拘李立頃刻拘到李立心膽驚慌

面無血色將佗謀死情由從頭招認時此鴉飛入堂下
蹄鳴哀慘仍把李立頭面啄得出血淋漓及李立招認
畢飛至庭下觸石而死乃知此鴉卽前日張恩放生者

也

知縣命埋鴉於張恩墳傍建義鴉亭

判云張恩慈悲旣捐金以全鳥李立兇惡反利物而害人
倘此鴉不逢張恩難脫一時危厄抑張恩不得此鴉何伸
九土深冤蠢鳥無知尚明報主生人有覺何忍行梟爰服
上刑允茲無赦

[illegible]

欽欽新書卷之九

河水 丁鏞 輯

擬律差例一

殺人者死法如是足矣然大明律例死有五等一曰凌

剮二曰斬決

立決者不待時也

三曰斬候

監候者待時也

四曰絞決五

曰絞候

又梟示重於斬決

有生五等一曰充軍

如今黑龍伊犂等處發遣者

二曰杖流

三千

三曰杖徒

一年至三年

四曰杖責

六十至一百

曰徵銀

所謂埋葬銀也又為奴重於充軍

故督撫題奏刑部覆議其原

情擬律毫分纓析慮有差謬乃吾東之法其死者唯有

打殺一法其生者唯有發配一法疎畧甚矣又凡議獄

總分六種一曰謀殺同謀而共殺二曰故殺故意而害命三曰鬪

殺乘忿下手無意四曰戲殺目戲而傷無殺心五曰誤殺如認盜誤殺良民

民認數誤殺吾人類六曰過殺過失者脫失觸激差跌以致傷者約而括之則可

為三級上曰故殺下曰誤殺而可上可下疑而難決者

為鬪殺耳近見清律條例附見撫題部覆多剖析中竅

選其精者錄之為差律之考審擬者或有取焉然中國

專尚法律而姦淫弑逆之變十倍於吾東吾東治獄極

疎而柔謹之俗槩無兇悍其造罪亦不過拳毆足踢之

傷而已然則順俗循故亦足以禁民為邪不必以五等

之殺為馭世之良法後之掌邦刑者無以是從事焉可

矣

首從之別

多人共毆執下手者

嘉慶二年

直隸民沈庭賢等共毆鄧八牙致死一案沈庭賢為下手
尤重之犯若得邀赦恩則斃命者無人抵償未足示儆沈
庭賢著改為應絞監候永遠監禁

首從之別

兩人共毆執下手重者

嘉慶八年

雲南建水縣夷民普商文因胞妹與李小道通姦糾同族
姪普其興捉姦毆死李小道將下手傷重之普其興依聞
殺律擬絞經刑部改照罪人不推捕而擅殺律絞

自佗之分

被毆後捉并致死

乾隆

直隸豐潤縣革生鄭明遠因病發狂持棍向鄭典疊毆鄭典用棍將鄭明遠格傷走脫詎鄭明遠投井殞命將鄭典照回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果有致命重傷雖有自盡案跡例擬軍○部駁查鄭典因鄭明遠持棍趕毆躲避復被追趕見其來勢兇猛順將木棍抵禦毆傷此乃懼毆架格並非用強毆打迨死者坐倒地上護犯卽乘間逃逸亦無威逼之勢且鄭明遠係病狂昏迷之人卽不被毆亦難保其必不投井駁經將鄭典軍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自佗之分

被截後又被別入毆致死

乾隆

福建民駱秦於二月二十日用尖挑戳傷楊科右肘傷

口潰爛延至二十一日身死查鐵鑲尖挑原非刃比

鐵鑲未詳

或是鉤鑲之鑲

保辜限期應同他物已在正限二十日餘限十日

之外駱郡用木棍毆傷楊科右手腕骨折雖尚在十五日

限內殞命但楊科有手腕折傷絕盡退漸至痊好是楊

科之死實由右肘肘戳傷所致應各從本毆傷法科斷駱

秦依他物毆人成傷律答四十駱群依折跌人肢體律杖

徒○按此議既云楊科之死由於戳傷而駱秦罪止於答

又云手腕之傷漸至痊好而駱郡罪止於徒未可知也摠

以辜限為斷而然

自佗之分

被茅毆傷又被別人戳致死

乾隆

江蘓民陳裕章之兄陳勝章素不安分原係交伊叔管之人復又滋事行兇陳裕章欲拉送官以致指用抓傷咽喉並用麻繩扣住陳勝章項頸適陳八經過斥其為賊互相詈罵陳八用木尺戳傷陳勝章心坎斃命是陳勝章寔係死於陳八木尺戳傷並非死於陳裕章用繩扣頸該撫既將陳八擬以絞抵又將陳裕章遽擬斬決辦理兩歧駁據該撫將陳裕章改擬茅毆兄傷律杖一百徒三年

自佗之分

被人割死又別人割傷

乾隆

江蘓民芮添謀死蔣金刀割咽喉兩傷已足斃命鄒慈先

未同謀迨後被逼劃傷又在蔣金食氣噪俱斷之後芮添
既依律擬斬而又將不知謀情接刃劃傷之鄒蔥依加
功擬絞與律不符鄒蔥應改照餘人律○按此云鄒蔥被逼
者芮添欲以殺人之罪誣之於鄒蔥逼令劃傷於既絕之
後也

自佗之分

聞者趕追不及而回奔者猶奔過潮溺
乾陸

福建民莊悻等毆逼楊躍楊踊涉水溺死一案查楊躍等
住家港南田在港北當日急欲回家勢必涉水而往原非
盡由迫赴况莊悻趕追尚隔三十餘步同楊躍等疾行已
遠諒難追及即同莊成等轉身斯時莊悻實無不可當之

完鋒在楊躍等亦無不得已之情勢難坐以趕毆逼溺之
罪然究因莊悻等先後尾追以致心慌不及回顧不知莊
悻已轉涉港急歸遇潮淹死合之伯仁由我之義莊悻亦
難辭咎例無正條請照闕殺減流部議莊悻見已奔遠卽
不追趕原無兇狠逼死之心擬流似覺過重仍照原擬於
威逼二命上減徒

自佗之分

死 毆 嗜

乾隆 下海望洋而反撈者猶撈遇潮淹

廣東人鄭復進在海撈蝦陳亞五率同陳亞二謀毆泄忿
陳亞二下水捉拿陡遇潮漲奔回鄭復進淹斃查陳亞二
尚未近前爭毆鄭復進原在水中非陳亞五追逐下海與

趕毆奔逃致溺者有聞將陳亞五比照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律減一等流三千里陳亞二比照下手之人為從律減一等徒三年

自佗之分

聞者上船其一夫羣船不及失跌溺死

湖南民吳升生與羅上順先雖扭毆迨經蘓開元勸開之後吳升生業已跳上渡船其事已解羅上順猶復追趕拉船不及失足跌水溺斃是羅上順之死係死於溺非死於毆乃該撫既稱拉船失足撲空跌水溺斃又因吳升生先曾與毆遂將吳升生依聞殺擬抵殊未允協駁據該撫將吳升生改照原毆傷輕傷風身死例擬流復駁改照不應

重律擬杖

自佗之分

竊財而走其長兄追趕不及失跌致死
乾隆

直隸蠡縣民李新月與胞伯李恒公蓋造土房三間旋因
李新月分得標木六根李恒欲賤價強買不許搬運迨李
新月之用二更時潛赴院內背木一根出走不知李恒追
趕失足跌斃將李新月比照威逼期親尊長至死者絞律
上量減一等擬流請旨部改擬詳核案情李恒之死雖由
李新月潛取標木追趕失跌所致而李新月係欲售賣已
物李恒先欲賤價強買該犯惟恐告知不允乘夜潛取是
有畏懼尊長之心並無逞兇威逼情狀與逼迫期親尊長

致死之條殊不相符今該督此照此條減等擬流量情似有權衡而引律究未允協查該犯背本行走業已出門李恒喝阻該犯未經聽聞既非耳目所及李恒自行失跌致斃尤出該犯思慮之外正與過失殺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律註相符李新月應改依姪毆伯叔死者斬過失殺減二等律杖一百徒三年雖事犯在恩詔以前報制攸關不准減杖○按李新月未嘗毆兄此擬恐差直以兄弟爭財之罪處治可矣

自佗之分

因債起鬩失跌顛撲內損致死

嘉慶

盛京將軍奏岫巖廳民人宋大漢與李幅爭鬩自跌身死

一案查律例內並無爭鬧後自行撲毆失跌身死作何治
罪正條今已死李幅醉後向宋大漢逼欠爭鬧出屋李幅
用拳搥打宋大漢閃開李幅失足撲跌四損身死宋大漢
並未與毆屍親犯衆供證確鑿李幅因圖毆失足自戕其
生宋大漢負欠爭鬧釀成人命照不應重律杖八十等因
應如該府尹所擬完結

自他之分

鄰居相礙柝毀牆砌使主人被重致厄
乾隆

浙江民張六喜因張慕雲造屋等牆自礙行路乘夜前往
柝牆張瑤林聽聞聲响出外關援正值張六喜在內推柝
猝不及防致被牆石壓傷殞命張六喜此照無故向有人

屋止宅舍投擲磚石因而致死律杖流

自佗之分

乾隆鄰居爭鬧打毀籬壁使幼女被壓致死

浙江民林文標赴林成義家理論公田林成義閉門不納
文標之子林學三嗔其無禮打毀籬壁致林成義幼女吉
姐壓跌受傷斃命鮮起爭鬧未便以並未覲面遽準收贖此
照無故向城市及有人居止宅舍投擲磚石致死律杖流
係傷小功姪女減為杖徒仍追埋葬銀十兩

傷病之辨

被擦後傷風致死

乾隆十一年

直隸民趙從羨石灰擦瞎史昆兩目越十一日傷處回風
越四日殞命查史昆二目雖係紅腫潰爛究非致命重傷

若非建風則越半月之久未必仍致斃命况原驗屍傷死
由傷風確無疑義依傷風身死例擬流

傷病之辨

被傷後火毒致死

乾隆

山西民高作旺用鐵鉞劃傷薛典左手腕薛典睡卧熟炕
至傷處中受火毒腫爛殞命與傷風身死情事相同依原
毆傷輕因風身死例杖流

故誤之判

兩人同耕以石打牛不意礮轉誤中一人
乾隆

直隸赤峰縣民李軫與同主工人李玉根牛犂地至角李
玉根兩手掇犂牛不聽使不能驅趕李珍拾石打牛不期
牛背礮轉石塊碰傷李玉根耑梢傷風身死查李珍若拾

石擲傷李玉根不至于死越數日傷風身死例得免其抵償減為杖一百流三千里今李珍拾石擲牛不期石塊礮轉致傷李玉根右肩傷風身死並無爭毆情事正與過失殺律註相符將李珍照過失殺流罪收贖追取贖銀給領

故誤之判

兩人同

人 乾隆

鋸劈木為段

不意

碰跌

誤觸別

直隸人王開閣與喬十共鋸樹段喬十偶患肚痛佗往出恭並未囑令王開閣加意防護以致鋸斷之樹滾入乾河碰跌喬十致死是王開閣與喬十同為過失殺人厥罪惟均自應一律辨理今該督將王開閣照例追取收贖銀兩

其喬十僅依輕答於情法未為平允應將王開閣喬十均
依過失殺人律共追收贖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付屍親
收贖

故誤之判

兩人爭力用力掙脫不意跌倒觸柴致
死 乾隆

直隸民黃中著因程明世醉後拉住伊手欲與比力用力
掙脫不期程明世站立不穩側跌柴上東語柴
日莊作墊傷殞命
在黃中著並未與程明世互相戲謔其站立不穩失跌致
斃初非意料所及正與過失殺之律相符

故誤之判

兩人爭柴下坡失跌不意搭火觸被致
死 乾隆

湖南民王明堯拾取謝之彬等盜斫之柴挑負下坡謝紹

榮向其杜棄因山路斜窄王明堯站立不隱連向下撲去被柴薪遮蔽兩目搭尖中傷謝紹榮身死是王明堯未與謝紹榮相毆亦並未爭奪情形而謝紹榮自來奪柴被戳身死實出王明堯耳自意計之外不應擬以闖殺

故誤之判

兩人同獵目暗認人為豬誤放銃致死

福建民王永朝張漢雲同在田捕打野豬約定張漢雲在上茅七坵東邊王永朝在下茅九坵西邊詎張漢雲從上七坵潛至下九坵時月被雲遮田傍草茂張漢雲並不揚拜王永朝忽見對面黑影疑為野豬即將鳥銃施放張漢雲受傷身死王永朝既見黑影並不喝問明白轉行放銃

斃命究非過失可比合依無故向有人居止宅舍放丸射
箭因而致死律杖流

故誤之判

兩人同立氣忿推人避犬誤碰該見致
死乾隆

浙東嘉善縣民婦周張氏抱子周六寶向史其傳索找房

價

找音戈補
不足也

周六寶畏犬撲吠縣立張氏背後史其傳不

知周六寶在張氏背後恐狗撲吠令其速去用手向推張

氏閃跌蹉跌周六寶身死將史其傳照過失律收贖部駁

仍照原擬頂覆部又駁查史其傳因張氏索找房價已有

夙嫌迨登門喊叫彼此之衅隙已成是以張氏一見史其

傳卽此其縣賴而史其傳一聞張氏之言卽舉手推拒顯

有聞毆情形並非無心之過失乃張氏被推致跌並傷伊
子周六寶身死則周六寶之因碰斃命不得謂非史其傳
之推跌張氏所致今該撫咨稱因犬撲吠惟恐咬傷以致
推跌夫不比其犬而及非犬所撲之人既無此情理且張
氏之疊次上門索找史其傳已供認原要躲避不出等語
是此案起衅根由皆確鑿有據何得僅憑毫無證據之詞
強為開脫至稱周六寶站立張氏背後並未看見輒附會
于耳目所不及之文則凡因聞毆而誤殺傍人者何嘗知
而故殺之駁經該撫將史其傳改依與人聞毆誤殺其子
依聞毆律科罪例擬絞監候○按此案雖非過失亦非聞

殺之誤殺擬絞似差

故誤之判

字在井上文致死

文在井底不意桶梁脫落其

嘉慶

和寧奏兵丁徐張貴因淘井桶落過失傷伊父徐國威身
死一案照例詳明可否將徐貴改為絞候請旨定奪一摺
此案徐張貴隨父淘井伊父在井底挖泥該犯在井上循
環提挈適因提至井傍一半桶梁脫落桶泥隨井致傷徐
國威伊時殞命其桶梁脫落時徐張貴尚手握繩索並非
失手將桶墮井致傷伊父其情節尚稍可原徐張貴著改
為絞候欽此○按如此之案在伊道理求死不暇其在
王法惟有青赦一法而已虞帝之刑必不如此

故誤之判

兄被父戕第勸父解不意足勢失跌其父致死乾隆

四川民劉長保因父趕戕其弟欲圖勸慰轉致伊父失跌身死事在倉猝寔非思慮所不能及依過失殺律絞決劉長隴出言觸怒雖與罵詈有間但現因頂撞致父失跌斃命並陷其兄致罹重罪其情罪較重於罵應照罵父母律絞決

故誤之判

不知母行姦捉賊而掙脫誤觸其母致死乾隆

直隸民李紅牯不知伊母鄭氏與梁告化通姦黑夜殺賊向捉梁告化掙脫力猛李紅牯手鬆後退不期鄭氏走至身後誤蹠跌斃李紅牯依過失殺絞結梁告化改照與人

聞毆誤殺其人之母以聞殺擬絞該犯戀奸釀禍致陷鄰
氏母子二命從重立決○按梁告化有二罪一和奸寡婦也一
拒捕爭力也照殺而絞似差

故誤之判

因其妻不順向妻而擲刀誤中繼母不
嘉慶

直隸南皮縣民周菊因欲趕會囑令伊妻王氏做鞦王氏
日期促不允周菊斥其懶惰因王氏頂撞用刀斫傷其右
臂膊腦後等處王氏聲喊奔避出院周菊用刀向擲維時
周菊之繼母張氏由廂房出視喝阻不期誤中致傷頭頂
雖事出無心並非有意干犯既因聞誤傷仍應依子毆父
母律斬決周王氏不順其夫致釀重案本屬不合荼已斫傷

應允置議等因太學士奏云誤中致傷于子毆父母律稍
覺有間周菊著改為斬監候赴八秋審辦理○按擬律似
過

故誤之判

義文頭觸義子誤觸刀刃致死

乾隆

江蘓民楊孔士五歲時為裴茂秀義子至十四歲令其各
居二十八年楊孔士向習篋匠

竹史
桶者

正在破篋裴茂秀

言及生辰令楊孔士祝壽楊孔士答以無錢裴茂秀氣忿
罵詈楊孔士輒以並非親父抵觸裴茂秀愈怒頭槌楊孔
士胸懷楊孔士不及防備致裴茂秀頭槌篋刀受傷身死
傷係自挫實屬思慮所不及但楊孔士抵觸義父致裴茂

於家長固難與常人同論俱係出於一時無心過失論情
既有可原論法不無可恕查妻妾逼迫夫致死例應絞決今
以無心之過失與有意之逼迫一律同科似覺無所區別
再查子孫因違犯教令致親自盡定例止于絞候而過失
殺者擬絞立決亦覺過重不倫現在欽奉聖諭一切罪犯
俱按本律定擬不得律外從重奉旨擬議

故誤之判

室妻求歡不從失手又傷其夫致死
乾隆

江西民婦某氏其夫求歡不從失手又傷其夫致死初審
時含著誣認有心搭死覆訊始招實情依過失殺問擬

故誤之判

乳母睡困不謹匪意壓傷乳孩致死
乾隆

刑部將乳母徐許氏壓捫幼孩身死一案問擬絞候固屬
照例辦理但此幼孩之外別有子嗣而壓捫致死又實出
於無心自應照舊問擬臨時尚可免勾若其祇此幼孩一
線別無他子此等愚蠢乳母不知小心撫養竟致壓捫身
死甚且挾嫌懷惡有心致斃以致其家因此絕嗣不可不
分別核辦欽此○按有心無心固宜核辦獨子多子又何
問矣恐差

故誤之判

持鎔翻草誤傷幼孩致死

乾隆

江蘊人朱林在地持鎔翻全草根適幼孩周天生跑至拾
草謾犯喝令走開周天生反向朱林鎔下錯過該犯收手

不及以致鎔齒斃傷周天生頂心身死是朱林舉鎔之時

已見周天生在地拾草喝令走開何至收手不及斃傷殞

命與過失殺律內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者不符駁改

照聞殺律量減一等滿流

字書云鐵鎔炭土具頭廣一尺功用勝於耜

故誤之判

拾石嚇兒誤中他人致死

乾隆

貴州婦潘氏因子周阿三抵觸

因事忤其母

拾石擊打打其並

非與人爭鬪不知門內有萬文秀突出適中致死與初無

害人之心而偶致殺傷人者相同照過失殺律收贖

故誤之判

斷繩棄牛不意手脫誤傷田主之妻致死乾隆

湖廣人陳文華因伊牛隻踐食陳宜先麥苗被陳宜先牽

取陳文華用力往奪拉斷牛繩不意撒手致傷站立背後之陳宜先妻蕭氏身死是陳文華並非向毆與誤殺之律不符依過失殺律收贖

故誤之判

持柄擲狗不意柄脫碰傷惡家之妻致死
嘉慶

雲南人段朝有誤傷王氏身死一案部駁云查例載與人聞毆殺其人之妻者以聞殺論聞殺者絞監候又民人捕獵弛放鎗箭打射禽獸不期殺人者照捕戶於深山曠野安置窩弓不立望竿因而傷人致死律杖一百徒三年仍追埋葬銀二十兩給與死者之家各等語是例補誤殺以聞殺論者因殺雖由於誤衅寔起於毆故照聞殺擬絞此

案段朝有先被王氏之夫張洪志撕破衣服張洪志走回
段朝有走至其家索賠又復被張洪志毆傷脊背經李仲
勸散該犯亦卽出門因被狗咬破袴脚段朝有拾桶擲狗
桶檔柄脫適王氏從傍走出被桶柄傷王氏右後肋倒地
墊傷項頸斃命細核案情該犯至張洪志家特為索賠衣
服起見並非尋毆嗣被張洪志毆傷該犯亦不還手既經
勸散卽回並未與王氏見面若非被拘撕破袴脚該犯當
已走回何至有斃命之事迨被狗咬拾桶向擲不料王氏
從傍出走致被桶檔柄脫挫傷跌斃是該犯之誤斃王氏
不惟無聞毆之事且非意所能及但先曾經聞毆若僅依

過失殺人收贖又覺輕縱惟此照民人打射禽獸不期殺人杖徒之例似得情法之平令該撫遞將該犯擬以絞抵殊未允協案關生死臣部碍難率覆應合該撫另審妥擬到日再擬奉旨依議欽此

故誤之判

趕賊先回鄰人疑盜擊傷致死

乾隆

直隸民徐受寧持鋤趕賊不知鄰人王傑先已出追王傑追賊回轉徐受寧昏夜見有人影誤認為賊恐其拒捕向擊適傷王傑致斃實為耳目思慮所不及此照捕役拿賊格閱誤殺無干之人例照過失殺收贖

故誤之判

糾衆毆人本人趕盜毆傷致死

乾隆

福建民龔居任唆使僧甲生捏控謝光福抗欠寺租差人萬
啓受賄率領龔居任所雇龔觀福等敲門毀瓦入內捉人
謝光福情急抵禦毆傷龔觀福心坎殞命謝光福身無科
犯且與龔觀福素未謀面其冒差捉人雖非偷竊勢若行
強謝光福意以為盜抵禦致死不應照閩殺問擬查龔觀
福入室捉人之際時已黎明改照白日入人家內偷竊被
事主毆打至死例滿徒

故誤之判

黑夜起盜誤斫小功叔祖致死

嘉慶

四川省民陳俸禮因往陳廷榮家省望經陳廷榮留住房
內夜間在屋後出恭陳廷榮聞犬吠出省順帶防夜尖刀

黑影內見樹下伏有一人疑是賊匪

匪者多人也

卽用刀斫傷

陳倅禮頂心復用刀柄毆傷其左手腕陳倅禮喊跌倒地
陳廷榮聽聞聲音始行住手經鄰人同扶進屋已不能言
語傷重殞命刑部以陳廷榮並非有心干犯是以將問擬
斬決之處夾簽請旨朕詳核案情陳廷榮將陳倅禮誤認
賊匪卽用刀斫傷其頂心重致骨折其致命實由於此陳
倅禮負此重傷豈有不立時喊叫直至該犯復用刀柄毆
傷左臂之時始行喊跌該犯亦始住手殊非情理且係黑
夜之時傍無證據而陳倅禮手幫扶進屋之後崇已不能
言語未取生供尤難憑信再廷榮于陳倅禮毆傷之後待

伊子查問又不據實告知而捏稱陳俸禮因係中風跌地磕傷等語試思該犯果係疑賊誤斫並非有心干犯何必捏為此言恐不免有情虛卸罪之處案閱服制有立決斬候之分不可不將情節徹底明究以誠信讞者該督卽監提該犯再行詳細研審務得確情○按律定擬具奏該部知道欽此

故誤之判

黑夜疑盜誤斫期親伯母致死

乾隆

福建民陳祿黑夜疑賊誤斫期親伯母潘氏身死此照過失殺伯叔父母論徒律加一等流三千里

故誤之判

鄰人黑夜挖牆被家主夜斃致死

乾隆

廣西民樊大潮鎗傷竊賊身死之處因樊畢匡在樊大潮房後挖牆樊大潮原係土兵操演回家裝備鳥鎗以防野獸到家後三更聽聞犬吠取銃防身出視向狗趕處放鎗希圖嚇賊使退不期傷樊畢匡殞命情因偷竊事起晝夜毆死竊賊自有正條不應依擅殺罪人問擬改依夜無故入人家已斃拘執而擅殺律杖徒

故誤之判

客入黑夜攀船被船人擲篙致死 乾隆

江西民胡桂八于風雨之後走入胡樟六船艙胡樟六驚覺喊捉胡桂八又走至劉煥五船艙復經劉煥五兄弟幫捉胡桂八如果在艙毆打致斃艙戶以艙為家卽應照夜

無故入人家已訕拘執而擅殺律擬徒亦非輕縱今胡桂
八于劉煥五尋繩欲拴之時卽掙扎下灘並不在艍其時
有煥五胡梯來等三人儘可擒制送官乃劉煥五輒用竹
篙抵戳致胡桂八受傷溺斃核其情節似應照聞殺律
擬絞難以減流項覆伏查胡桂八于深夜突入人艍避雨
事甚駭異雖非賊人而劉煥五等倉卒起捕之時不得不
疑其為賊設或在艍毆打致斃誠如部駁卽聞擬徒罪亦
不為縱今胡桂八雖已下灘並不捨艍經去復拾石向擲
致傷劉煥五右腿當風雨黑暗之時河灘非平地可比劉
煥五卻難下灘捉捕負痛倉皇恐其再擲用篙抵戳不期

胡桂八跌入深灘溺斃揆情可原較之鬪毆似有差別將
劉煥五仍照原擬依聞殺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仍照例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

故誤之判

瘋人夜入人家既斃捕毆傷致死嘉慶

山西人鄭汝桂瘋發闖入雷學敏院內捕捉尾追喊拿適
郭紀六等幫同捉獲雷學敏疑係賊人取繩拴頸拉至社
廟考問迭毆多傷郭娃兒復囑郭紀六架出門外拉走送
究鄭汝桂傷重倒地殞命查鄭汝桂無故夜入人家雖屬
因瘋所致但郭紀六等因雷學敏喊賊幫同捉獲毆打適
傷致斃寔止知係有罪之人並不料其素患瘋疾且屬鄰

佑本有應捕之責自應仍照本律依罪人已訖拘執而擅殺以聞殺論共毆人致死以下手致命傷重者依律擬候郭娃兒等照餘人律杖一百

故誤之判

瘋人牽牛趕走既訖捕毆所致死

湖南民林如材因瘋發出外混趕蔣懷遠之牛張懷遠喝罵不理同蔣勝德等追趕毆傷林如材身死牽趕牛隻雖非有心偷竊但業經將牛趕走已有偷竊情形蔣懷遠與林如材素不認識原不知其瘋病見牛被趕去認為竊賊直前追捕並無不合惟不力擒送官輒依衆共毆復行斫斃案屬擅殺罪人不應依共毆致死律擬絞等因駁經改

擬完結

瘋狂之察

瘋人無故毆人致死

瘋人陷例嘉慶

直隸豐順縣民劉玉忽患瘋病毆傷素職之劉成福身死
供詞明晰遵照新例依聞殺科罪一案再查向例瘋病殺
人者永遠鎖銅監禁雖或痊愈不準釋放蓋以衅起因風
並無別故寬其抵死而人命至重恐啓挾仇裝風藉病脫
罪之漸是以瘋病雖愈不準釋放例意極為深微近因外
省常有因瘋殺命審訊定案時供吐明晰業已痊愈外省
定擬未能畫一臣部酌議卽照聞殺科罪奏準通行在案
惟查因瘋殺人而到官時旋已痊愈瘋病之虛案診驗難

惡恐滋捏歸縱免流斃○條例云凡瘋病殺人之案總以
先經報官有案為據如診驗該犯始終瘋病語無倫次者
仍照定例永遠鎖錮若因一時陡患瘋病猝不及報以致
殺人旋經痊愈或到案時雖驗係瘋迷迨覆審時供招明
晰者該州縣官審明即取屍親切案甘結方準擬以聞殺
如無報案又無屍親切結即確究案情仍按謀故各本律
定擬

瘋狂之察

瘋人毆傷其父又斫死三命

乾隆

直隸正定縣民董燠全因瘋發毆傷伊父董忠並斫死弟
婦任氏胞姪董小及鄰人崔紅奇三命一案董燠全雖因

瘋病殺人殺死非一家三命並毆傷伊父均應斬決罪各相等合依子孫毆父母斬律應依斬立決查董瓊全瘋病屬宗但兇毆伊父傷重伊父幾死復連殺三命此等殘倫兇犯自應立正典刑恭請王命正法

瘋狂之案

瘋婦毆其夫致死

嘉慶

奉天省民婦段李氏因瘋毆傷伊夫段廷儒身死一案將該氏問擬斬決妻之于夫服逾三年固當按律問擬然其平素並無凌犯宗係一時瘋發毆夫致死究屬一線可原揆之情法亦不可不量為末減嗣後遇有此等婦人因瘋毆死本夫之案確鑿無疑者刑部仍按本律定擬具題著

內閣核明于本內夾叙貼標擬九卿議奏及依擬斬決雙
簽進呈候朕定奪欽此

謀殺之誤

謀毒 憐人 誤中 鄰人 二命

乾隆

浙江民鄭朝元以毒藥置鄭世貴飯內鄭世貴不知有毒將
刺飯給與鄰人朱阿鳳致阿鳳與妻周氏均各中毒殞命
將鄭朝元依謀殺人而誤殺傍人以故殺論故殺人者漸
律擬以斬監候部駁律內既應以故殺論則誤殺二人卽
應照故殺二人論

原其心則故殺

改依殺一家非死罪二人例擬

斬立決奏請定案

謀殺之誤

謀毒 知情 誤中 別人 誅命 嘉慶

河津縣民婦李鄭氏謀毒小李王氏誤將衛十一老等毒斃一案牛豪傑聽從李鄭氏買砒謀毒小李王氏僅止將信交給並非該犯下手但係知情買藥之牛豪傑應改照謀殺人從而不加功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嗣後凡用毒藥謀殺人而誤殺傍人案內有知情買藥者卽照此例辦理

謀殺之誤

堂叔謀毒堂侄誤中他男子二命 乾隆

直隸涿州民孫四欲謀毒開酒舖之小功服侄孫國林因見于瞎瞎子年幼將信毒取出捏稱係腹痛之藥囑令于瞎瞎子置放孫國林茶壺之內並給錢一百于瞎瞎子貪

利允從乘隙放藥入壺以致誤毒范士重范朝龍身死查
孫四將信毒捏稱腹痛之藥並未將謀害孫國林情由向
于瞎眶子告知于瞎眶子亦不知孫四所給係殺人藥遂
爾貪利允從置毒壺內是范士重輩誤毒身死寔與孫四
自行誤毒無異應以造意之孫四當其重罪范士重與范
朝龍並非一家徒一科斷孫四應依謀殺人而誤殺旁人
以故殺論律擬斬監候于瞎眶子得受錢文聽從下毒但
孫四給與信色之時捏稱腹痛之藥該犯並無同謀致死
情事若竟照同謀加功律擬絞似于情罪未協于瞎眶子
比照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律量減一等擬流

謀殺之誤

姦夫謀毒本夫中他婦人二命

乾隆

直隸威縣民穆本現因與穆懷本之妻賈氏通姦毒害本夫未死誤毒賈大姐賈二姐身死將穆本現比照殺一家二命擬斬立決賈氏照奸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亦絞例俱題部議除穆本現照擬斬立決外查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亦絞者蓋以本夫之被殺實由姦婦而起故雖非知情同謀亦不得情稍寬其罪至謀殺本夫傷而不死自與荼經被殺者不同概擬縲首與已被殺者無別區別駁經將賈氏改擬○按謀殺之誤又有三條見下

篇

尊長之犯
有三條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聖人則之，以彰天地之德。
 故君子居則觀象象天，
 動則觀象法地，自天佑之，
 吉無不利。

